

“民”、“氓”语义转换及周代“氓”之身份考察

周书灿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 古代文献中“民”、“氓”从最初的族名转变为阶级名再到大多数人的通名, 语义不断发生重大的变化。周代文献中的“氓”最初和“民”无别, 以后逐渐专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古代从事农业上的“氓”后来为“民”的主体, 所以秦汉以后的学者训“氓”为“民”, 是有道理的。

关键词: 民; 氓; 族类; 阶级; 农民

作者简介: 周书灿(1967—), 男, 河南新密人, 历史学博士,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先秦史、历史地理学与中国学术史研究。

基金项目: 苏州大学青年教师后期资助项目。

中图分类号: H1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403(2011)01-0162-05 **收稿日期:** 2010-12-20

“氓”屡见于周代文献。汉代以后, 不少学者对“氓”的原始语义作出过各种不同解释, 并在一定程度上较为正确地揭示出先秦时期一部分历史实际。然总的来看, 迄今为止, 这一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由于其涉及到先秦时期尤其是周代社会结构和中国古代历史分期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 故仍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一、“氓”之语义及学术界理解上的分歧

“氓”屡见于《诗经》、《孟子》、《管子》、《淮南子》等先秦秦汉时期的文献:

《诗·卫风·氓》:“氓之蚩蚩, 抱布贸丝。”《毛传》:“氓, 民也。”《毛诗正义》:“氓, 民之一名。”不少古代学者以“氓”为“民”的同义语, 诸如扬雄《方言》、许慎《说文·民部》、张辑《广雅·释诂》等著作皆释“氓”即“民也”。

与以上解释不同, 有的学者认为, 周代文献中的“氓”和“民”略有区别。

《孟子·滕文公上》:“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 愿受一廛而为氓。”《孟子·公孙丑下》:“廛无夫

里之布, 则天下之民皆说而愿为之氓矣。”赵岐、朱熹皆释“氓”为“野人”, 焦循《孟子正义》释氓为“都鄙之民”。尽管学术界对周代国野之制存在的分歧不小, 但就先秦时期的社会结构而论, 西周、春秋时期国人、野人之区分, 界限较为明晰, 春秋以后, 国野之间的界限渐渐消泯, 所以将《孟子·滕文公上》中的“氓”简单释为“野人”或“都鄙之民”, 疑点是比较大的。

除了以上两条材料外,《管子》、《淮南子》等文献中亦有“氓”之记载。《管子·轻重丁》亦有“受息之氓”、“西方之氓”等记载。《淮南子·修务》:“汤凤兴夜寐, 以致聪明; 轻赋薄敛, 以宽民氓。”

然值得注意的,《周礼》、《管子》等文献另有“𡵓”、“萌”二字。

《周礼·地官·遂人》:“凡治野, 以下剂致𡵓, 以田里安𡵓, 以乐昏扰𡵓, 以土宜教𡵓稼穡, 以兴耨利𡵓, 以时器劝𡵓, 以强予任𡵓, 以土均平政。”

《地官·旅师》:“凡新𡵓之治皆听之, 使无征役。”

《管子·轻重丁》：“令衡籍吾国之富商、蓄贾、称贷家，以利吾贫萌……不弃我君之有萌，中一国而五君之正也。”此外，是篇另有“菹泽之萌”、“南方之萌”、“东方之萌”、“北方之萌”等记载。

孙诒让《周礼正义》综合古代学者的解释，对氓、𡵓、萌的通假关系已说得很清楚：

云“以下剂致𡵓”者，宋本《释文》出“致氓”，则此章七“𡵓”字，陆并作“氓”。《说文·耒部》耒字注引《周礼》曰“以兴耒利萌”，字又作“萌”……民与氓古通用。^{[1]1123-1124}

综上所述，似乎约略可以获得以下重要文字学信息：氓、𡵓、萌、民为声近通假字，语义相同。孙氏《正义》又云：

民为兆民、四民之通名，𡵓、氓字通，并为田野农民之专称，故《说文》训𡵓为田民。田必在野，故《战国策·秦策》高诱注云：“野民曰氓”。《孟子·滕文公篇》赵注：“氓，野人之称。”田野必在国外，故此经六遂以外之民称氓。^{[1]1124-1125}

但亦有不少学者，仍试图从文字语义上，将“氓”和“民”细作分别。《周礼·地官·遂人》郑注：“变民言𡵓，异外内也。𡵓犹懵。懵，无知貌也。”又《旅师》郑注：“新𡵓，谓新徙来者也。”明代学者杨慎进一步讲到：

若是本国之民，已授田矣，又何必以田里安之？已安土矣，又何必以土宜教之乎？以《诗》与《孟子》证之，尤可验。《诗》曰：“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此盖氓之离其本土而淫于外州者也。《孟子》：“陈相自楚之滕，愿受一廛而为氓。”此盖去其本土而占籍于他国者也。又曰：“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若是本国，何得云“天下之民”，若是本民，又何得称“氓”乎？^{[2]346}

段玉裁为许慎《说文》“民”、“氓”二字作注：“民萌异者，析言之也。以萌释民者，浑言之也。”又云：“氓与民小别。盖自他归往之者民则谓之氓，故字从民亡。”

由此可见，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氓”之语义的理解上，尚存在一些不小的分歧。笔者以为，造成以上分歧的原因在于，不少学者容易忽略两周之际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变动这一客观事实，因而容易将复杂历史问题简单化。一方面，

从文字学角度而论，氓、𡵓、萌与民并无严格的区别，然就周代不同历史时期，氓、𡵓、萌与民的身份却在悄然发生着一些变化。

二、“民”、“氓”由族名向达名转化之语言学考察

为进一步探讨“氓”之原始语义，有必要对先秦文献中的“民”的概念进行一番系统的考察和深入的研究。

以前，郭沫若先生曾结合文献和甲骨文资料，正确指出：“卜辞中无民字，亦无从民之字……《盘庚》、《高宗彤日》、《微子》那几篇《商书》都已经有了民字……但这无疑是经过后代儒家所润色的”^{[3]41}。值得注意的，《尚书·周书》诸篇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班簋》、《大盂鼎》铭文均已屡屡言及“民”，以上表明，“民”的概念迟于西周早期已经发生。

早在抗战时期，傅斯年先生曾从语言学角度论及“古者本无‘人’之一普遍概念”^{[4]105}，并提出“‘民’之一词亦疑其本为族类之名”^{[4]106}的观点：

民、蛮、闽、苗，诸字皆双声，似是一名之分化。^{[4]106}

（人、黎、民）三词，由部落之类名成为人类之达名者，盖有同一之经历焉。其始为广漠之部族，曰人、曰黎、曰民，似皆为丁口众多之种类。及其丧师，夷为下贱，新兴者口少而居上，旧有者口多而居下，于是人也黎也民也皆称为阶级社会之名，即社会中下层也。最后黎、民二字亦失其阶级性而为广泛的众庶之称，人乃更为溥被，成为爱顾方趾者之达名矣。自部落名变为阶级名，自阶级名变为达名，此足征时代之前进矣。^{[4]106-107}

继傅斯年先生之后，徐中舒先生分别从语言学和民族学角度对先秦文献中“民”、“氓”之间的关系继续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氓和民是中国历史上最广大的土著部族。他们和历史上称为蛮或闽的人，都属同音同义的名称。在更古的年代里，他们就应属于同一族类的人群。他们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广大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中国历史的创造者。在印欧语系里以man为人的单数之称，以men为人的复数之称。在单音缀的汉语，虽无单复之分，但宋元以后称复数的人仍缀以每或们，如我每、你每、我们、你们、

他们之类，每或们，也就是民或闽的转音。这一个名称，可能为人类同源说在语言上的一个佐证。

貉或作貉，从百，乃后起的形声字。貉、貉为入声字，古收K声。莫白切就是在氓民的尾音后面，加上了一个K的收声。貉如为形声字，它也只代表这个收声。据此言之，貉也应是氓、民的转音。因此貉族也就是从氓、民分化出来的一支。^[5]

事实上，傅先生“‘民’之一词亦疑其本为族类之名”和徐先生“氓和民是中国历史上最广大的土著部族……他们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的观点，长期以来，学术界并非引起高度重视。就中国上古时期的情况而论，随着人群流动和族群混融，战国、秦汉时期，蛮、闽、貉、貉的语义不断发生变化，诸如《说文》释蛮“南蛮，它种，从虫”、释闽“东南越，它种，从虫”，释貉“北方貉，豸种也，从豸”，均为战国、秦汉时期后期之义。以蛮为例，先秦、秦汉时期文献中有百蛮^①、群蛮^②、南蛮^③、北蛮^④、荆蛮（蛮荆）^⑤、楚蛮^⑥等不同称谓，此外，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献中还屡有“八蛮”^{[6]861}、“六蛮”^{[7]2616}等名称，由此可知，“南蛮，它种，从虫”及“南方曰蛮”^{[8]1338}的族群观念与先秦、秦汉时期的历史实际并不完全相符。由此可见，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和蛮、闽、貉、貉类似，民、氓实即最广大的“人”的统称。

值得注意的，和蛮、闽、貉、貉类似，“民”之语义也有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左传》昭公七年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周代“人”由于划分为不同的等级而日益复杂，“人”与“民”、“氓”的语义逐渐发生分野。如《国语·齐语》中，管仲将“民”区分为“士、农、工、商”，但其仍不足以概括所有的“人”。“四民”之外，显然还有王、君、诸侯等已不再称作“民”、“氓”，但作为“民”的主体则常常与“人”连称，沿用至今。

《左传》中“民”字屡屡出现：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夫礼，所以整民也。”

《左传》成公十三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民的基本语义，许慎《说文》说得很清楚：“民，众萌也，从古文之象，凡民之属皆从民。”孔

颖达《正义》对以上文献中的“民”分别作如下解释：“民谓氓庶，贵贱者皆是也”，“民者，人也”，“民谓人也”。童书业先生说：“所谓‘民’即人民义，并非一种特殊身分”^{[9]131}。他将民字在古代的意义概括为以下三种：其一，即人也。其二，即士、农、工、商也。其三，即被统治者^{[9]131}。在此基础上，童先生得出“盖‘民’即凡人也”^{[9]132}之结论。

先秦文献和周代彝铭中的“民”，身份等级和职业构成颇为复杂。然按照童先生的解释，既然“民即凡人”，因此不论释氓、氓、萌为“野人”、“都鄙之民”抑或是“田民”，其属于“民”的范畴是毫无疑问的。由此可知，扬雄《方言》、许慎《说文·民部》、张揖《广雅·释诂》等著作皆释“氓”即“民也”，并无大的问题。综上所述，傅先生以“自部落名变为阶级名，自阶级名变为达名”揭示“民”之语义演变，大体符合先秦、秦汉时期的部分历史实际。

三、周代文献中“氓”之身份辨析

周代文献中“氓”的身份问题，是周代社会结构和中国历史分期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故长期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就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看，学者们对“氓”的身份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 “氓”为奴隶。杨荣国先生曾提出“氓”的身份是奴隶^[10]。在此前后，彭荫维^[11]、王文清^[12]等学者重申“氓”为奴隶说。

2. “氓”是一种特殊身份的称谓。林沅先生认为，“氓”的出现，标志着一部分公社成员开始脱离原属的公社去寻找新的乐土^[13]。陈昌远先生亦认为氓“是村社共同体成员向新的封建个体农民转化的这类阶层的人”，“他是专指从别国迁徙来侨居而受到优待的村社共同体成员”^[14]。

3. 无地之民。黄现璠先生说：“古代没有教养文化的人为民，转音加亡为氓。左旁亡为无字，当无地之民解。”^[15]

①《诗·大雅·韩奕》：“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

②《左传》文公十六年：“庸人帅群蛮以叛楚。”

③《吕氏春秋·召类》：“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

④《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迁徙。”

⑤《诗·小雅·采芣》：“蠢尔荆蛮（一作蛮荆），大邦为雠。”

⑥《史记·楚世家》：“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

4.“氓”为自由民。早在20世纪60年代,李荫农先生提出“氓”为自由民说,以为“氓”是从别国迁来侨居的自由民^[16]。谷霁光先生则称:“氓从民亡,氓的来源最初或为自由民流亡后依附于人者,或为奴隶逃亡后获得身份改变得跻身于流民之列者。”^[17]

经过学术界多年的争论,“氓”为奴隶的观点已基本上不再为学者所接受。在《诗·卫风·氓》言氓“抱布贸丝”,《孟子·滕文公上》说氓可以“受一廛”,《周礼·地官·遂人》言“以田里安氓”,综上所述,周代文献中的“氓”、“氓”哪像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可以被任意杀戮的奴隶?

以上第二种观点,“氓”为流徙的公社成员或村社共同体成员之解释,在今天看来,同样疑点不少。根据学者的研究,“西周时期的公社最少有三种类型,即家庭公社、农村公社以及边鄙少数民族的原始氏族公社等……但从总的情况看,它已经不是原始形态,而仅仅是显著的残余了”^[18]。有的学者指出,《周礼》所反映的农村公社“已出于解体阶段”^[19]。《诗经·卫风·氓》最早可能为西周时期的诗篇,《孟子》为战国中期的文献,《周礼》的著作时代虽历来争议很大,但更多的学者普遍以为其为战后西周末及春秋时期的官制与其它相关的原始资料,参考战国时期各国已实行的有关政治制度,再加上编撰者自己的政治理想,综合融会,编纂成书。《管子》学术界普遍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可能出自稷下学派的学者之手,其中包含儒、道、法、兵、农阴阳等家思想^①。因此,《诗经》、《孟子》、《周礼》、《管子》的著作时代大体处于农村公社的残余从衰退到彻底解体的阶段,将以上文献中的“氓”、“氓”释为流徙的公社成员或村社共同体成员,显然与周代社会基层组织的历史实际并不符合。

以上第三种观点,将“氓”释为“无地之民”,则疑问更多。古代文献中的“亡”字,最基本的语义并非是“无”,也更导不出“氓”就是无地之民的结论。许慎《说文》:“亡,逃也。”段注:“逃者,亡也。二篆为转注。亡之本义为逃。”因此,释“氓”为无地之民,缺乏可靠的根据。

由此可知,以上第四种观点,“氓”为自由民之说,似亦有值得商榷之处。自由民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中屡屡论及:

除了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别以外,又出现了富人和穷人间的差别,随着新的分工,

社会又有了新的阶级划分。^{[20]160}

随着这种按照财富把自由人分成各个阶级的划分,奴隶的人数特别是在希腊便大大增加起来,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成了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赖以建立的基础。^{[20]164}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按:恩格斯后来补充说明,原始公社的历史除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21]250-251}

按照经典作家的论述,自由民的概念普遍运用于各国奴隶制社会,是奴隶以外的群体的统称。自由民的根本特征是享有公民权和财产权。他们不同于奴隶,享有人身自由,他们一般都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并依靠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其中极少数比较富裕的也能占有和使用少量奴隶。这些农民和手工业者虽然属于自由民,但他们不能参加政权管理国家大事,在经济上受奴隶主、高利贷者、大商人的盘剥和压榨,不仅要给奴隶主国家缴纳各种苛捐杂税,还要服兵役和各种劳役,生活极不稳定,往往贫困破产沦为奴隶或无业游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自由民,不仅成分复杂,而且等级分明。将《诗经》、《周礼》、《孟子》、《管子》等先秦文献中所说的“氓”、“氓”释为自由民,显然与周代社会结构的历史实际与经典作家的论述,很难吻合。

综合《诗经》、《周礼》、《孟子》、《管子》等文献记载,我们大体可以获得以下有价值的信息:

- 1.“抱布贸丝”表明,“氓”是农夫,并从事原始的物物交换。
- 2.“氓”有固定的居所,有耕作的土地。
- 3.“氓”在田里从事农业生产,向国家缴纳赋税。

显然,周代文献中的“氓”较之从事士、农、工、商等不同职业的最广大被统治者的“民”,身

①郭沫若先生说:“《管子》书乃战国、秦汉时代文字之总汇。”张岱年先生说:“《管子》其他各篇大约是战国中期至汉代中期的作品,大部分是战国时代的著作。”参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五卷《管子集校》(一),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页;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47页。

份和职业更为明确,即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由此可知,《说文》释“氓”为“民”,释“𡵓”为“田民”,较为符合古代的历史实际。段玉裁为《说文》作注时进一步讲到:“𡵓为田民,农为耕人,其义一也。”总之,“氓”、“𡵓”为周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似无可置疑。

需要补充的,从周代文献所透露的信息看,丝毫看不出“氓”、“𡵓”有逃亡、迁徙之意。近代以来文献中有“流民”、“流氓”二词,语义相通。如同治二年(1863)收入《清实录》的清政府的公文所载,苏嘉地方由于“逆内有洋人施放开花炮,叠次向营轰打,白齐文又先带流氓洋匪二百余人投入苏贼。虽我军尚能抵御,总须设法断其接济,方可制贼死命。即著李鸿章商令英法美各领事出示严禁,不准各国流民偷入济匪。”^[22]⁴⁷⁰从前后文的意思看,这里所称的流氓与各国“流民”大体相同。同时期,天津地方有一个叫梅成栋的文人,他曾在一首诗中用过流氓一词:“清晨步街市,见有

流氓在,褴褛行复行,菜色面庞改。肥人料已瘠,长人似亦矮。有妇抱幼儿,草标乞人买。垂泣告路旁,听之语可骇:‘家住文安县,被淹无稻蟹;逃荒赴关东,数口小车载;鬻儿冀投生,免被奸徒拐;当此饥谨年,流离沉苦海。’”^[23]¹²¹⁻¹²²从梅成栋诗中的意思看,流氓仅仅是指流亡者或游民。倘若“氓”有“逃亡”、“流徙”之意,则又何必在“氓”之前更加一“流”字加以限定?总之,周代文献中的“氓”似并不包含逃亡、流徙之意。古代文献训“氓”为“民”、训“𡵓”为“田民”,大体不误。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周代社会性质的认识,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固然,从西周至春秋、战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不断发生着新的变化,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作为社会结构主体的“氓”,其身份并非奴隶,而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由此看来,周代社会性质和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的不同观点,均有必要重新进行新的审视和更为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 [1]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第四册[M].卷二十九.地官.遂人.北京:中华书局,1987.
- [2]升庵集[C]卷四十五.氓字训[A].四库全书,第1270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3]郭沫若全集[M]历史编.第二卷.十批判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4]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A].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 [5]徐中舒.巴蜀文化续论[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0(1).
- [6]周礼.夏官司司马.职方氏.十三经注疏,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7]尔雅.释地第九.十三经注疏,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8]礼记.王制.十三经注疏,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9]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 [10]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 [11]彭荫维.论“民”、“氓”、“野人”、草莽之臣的阶级地位及孟子政治思想[J].学术研究,196,(4).
- [12]王文清.子孙为隶,不吏于民辨析[J].江海学刊,1982(2).
- [13]林沄.说氓[J].史学集刊,复刊号,1982.
- [14]陈昌远.周代氓身份辨析[J].宝鸡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4).
- [15]黄现璠.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续)[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3).
- [16]李荫农.关于孟子的阶级划分论[J].学术研究,1962(3).
- [17]谷霁光.论西周时期的彻和庸[J].历史研究,1962(4).
- [18]郭豫才.试论西周的公社问题[J].河南师大学报,1983(1).
- [19]祝中熹.周礼社会制度论略[M]//先秦史论文集.人文杂志增刊,1982.
-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2]清实录,卷七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23]张涛.津门杂记,卷中[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责任编辑:一凡]

The Multi-factor Model of Mobile Banking's Use Behavior and Factor Analysis

Yao Hui-li, Zhong Chun-fang

Abstract : Towards the problem of general low rate of mobile banking usage and promotion difficulti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mobile banking market in China has huge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through comparing with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use of mobile banking at home and abroad. Through constructing the multi-factor model of use behavior of mobile banking based on three-factor theor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have been specifically analyzed in the paper, namely consumption idea, consumption habit, learning and attitude, risk perception, service function and safety feature, expenses and advertising,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e for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mobile banking.

Key Words : mobile banking; three-factor theory; use behavior

Qian Zhongshu's Poetics on *Shijing*

Shen Lan

Abstract : *Maoshizhengyi* in the Qian Zhongshu's *Guanzhuibian* is a model of Qian Zhongshu's poetics on *Shijing*.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Qian Zhongshu's research methods, that is, creation based on the previous studies, exploration under the specific poetic circumstances, integrated studies based on many poems and parallel studies, etc.

Key Words : Qian Zhongshu; *Guanzhuibian*; based on the previous studies; Qian Zhongshu's poetics on *Shijing*; integrated studies based on many poems

Semantic Translation of "Min" and "Meng" and Investigation of the Identity of "Meng" in the Zhou Dynasty

Zhou Shu-can

Abstract : In the ancient literature, "Ming" and "Meng" changed from the original family name into a class name, the generic name of the most people, and their meanings have great changes. Constantly, according to the documents in the Zhou Dynasty, at first "Ming" and "Meng" has no difference, and then gradually specifically refer to the farmers engaged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cient "Meng" engaged in agriculture has always been the principal part of "Ming", so scholars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said "Ming" to "Meng" is justified.

Key Words : "Min"; "Meng"; race; class; farmers

The Peasants Bank of Jiangnan during 1920s-1930s

Zan Jin-sheng

Abstract : To survive the rural economy in Jiangna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peasants bank, initiated by KMY government, came to form and develop. The peasants bank of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are characterized of their own organizations and management. It has played a limit role in recovering the rural economy, and it could not thoroughly recover the rural economy.

Key Words : peasants bank; the rural areas of Jiangnan